

巫山红叶万山红

■李能敦

时令将近大雪，一波寒潮自北而来，巫山红了，真正地红了，是漫山遍野的黄栌把它染红的。

莽莽群山，地多确确，巫山生长最多的植物也许就是黄栌。黄栌命贱而硬。它不择土，不怕土瘦，又极其耐旱耐寒。它属灌木，靠种子繁衍，但枝条随便戳进土里也能生发新株。

像很多落叶植物一样，黄栌体内有一个颜色开关。春天，它萌发的新梢呈现淡红、淡玫瑰色，长成的嫩叶是淡绿色。夏天，叶子变为深绿。当秋末，早晚明显地有了凉气，黄栌就开始慢慢释放体内黄、红的色素。立冬之后，高山顶上的黄栌受着霜冻，一些叶子率先变红。半个月过去，红叶节开幕式掀起的热浪业已平静，按理，山上山下都该是一望而见的红叶了吧，还没有。满山黄栌虽已褪下绿装，换上了暖色的外套，但这件外套明显还不够红，纯度、明度都不够，红得一点都没气势，不喜人。不管节期安排，黄栌自有打算，它们在等待一个来自北方的号令。

非得寒潮来袭，明显降温，黄栌才彻底打开开关，让黄、红色素倾泻而出。

那时，你开车自西而东穿过摩天岭，一出隧道，进入巫山，便看到山坡上明艳艳的红叶招展。你出巫山机场，坐车盘山而下，沿途红透的黄栌连绵不绝，相伴而行。你出巫山高铁路站，四面一望，远近的大山、小坡全有红叶点缀，红得灿烂。到县城，随处一望，都有红叶抢占眼帘。城中的朝云公园山坡上，鲜润的红叶似乎探手可触；隔江对岸南陵山上的红叶遍布山坡，整座山从上到下都红起来了……

红叶红透，巫山万山红遍。巴雾峡的红叶集中、连片，有气势；神女溪的红叶临水照影最迷人；紫阳坡的红叶红得热烈烂漫……红叶坡、红叶岭、红叶沟、红叶谷……红叶观赏点、赏游路线太多，让人眼花缭乱，几于茫无所从。

哪都值得去，但你一定还要安排一次巫峡红叶赏游之旅：要么徒步三峡龙脊；要么到神女景区，走一走神女天路，或是攀登神女峰。

三峡龙脊徒步线路起于巫峡西口文峰山脚。绕过几户农家，横过几块田地，登山道便即接入所谓“龙脊”。

龙脊便是山脊。登山道沿着山脊直上，一路有红叶相伴，起始稀疏，越上越密。到半山腰，黄栌成林，叶子张张红河，层层叠叠，连绵成片，像陡坡上挂了一匹大红的绸缎，绚烂而贵气。

上到山顶，在道观的庭院俯瞰，几面山坡从上到下都长满黄栌，红叶密集，似乎红色的染料瓶打翻了往下泼，满山泼了个遍，颜料还流进江水里，江水似乎都紫了一半。若在午后，阳光斜照文峰西坡，红叶红得更加明艳。有满山的红叶，有洁白的镇水塔，有弯月似的大桥，有山脚弯曲而碧绿的长江，有远处渺渺平湖……这样的风景，谁拍都是好照片。

从道观继续往前，“龙脊”循着巫峡北岸连绵的山顶起伏起伏，奔登龙峰龙头而去。“龙脊”两旁的山坡上，同样满是黄栌。便时时驻足，牵过一枝黄栌，抚摸那圆润的叶片，端详它血脉里的红，揣摩它热烈的渊源。也时时从黄栌空隙眺望巫峡，看大江东去，感受着山崖的磅礴、江水的伟力。

三峡龙脊位于巫峡北岸，神女天路却在巫峡南岸，起于柳坪村，是一条横贯山巅和悬崖峭壁的旅游公路，途中有天盖灯、瑶台、飞云台等观景台。这些观景台，视野无一不开阔，所纳风景无一不绝佳。满峡谷的红叶尽在眼中，远处群山的奔跃、谷底云雾的升腾、对岸神女的妖娆翩跹……一切有形无形的风物，都跃跃然往眼中来了。

乘船到神女峰脚下，然后弃船登岸。那里山道异常陡峭，有时必须手脚并用，奋力攀爬才能上行一程。穿行在黄栌和其他灌木混杂的树荫中，零距离观看一株黄栌如何在岩缝里、崖壁上扎根，又如何匍匐和挺举，同样在冬日阳光下招摇着绚丽的红叶。

天远地迥，孤独的、纤薄的神女峰，多亏有这满山的黄栌簇拥，才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，静静地伫立于山巅，伫立于风中。

哪儿的红叶都美。但巫山红叶，非得到巫峡，你才能懂得它真正美在何处。

是的，在巫峡，此时此刻，大山、江流、红叶，还有神女，还有时光……它们多么直观地汇聚在一个画框，又融合在一起，于是你最真切地洞悉和触摸到巫山红叶的秘密。

江水给它灵气，大山给它傲骨。巫山和江水像是父亲和母亲，孕育了巫山红叶独有的品格——

江山红叶。

正是一年好冬景 落雪时节又逢君

一座山的刨猪汤叙事

■唐富斌

一座山的褶皱，因冬月刨猪汤的香而舒展开来。顺着山的褶皱里那经脉般律动的“四好农村路”，我又魂归儿时至味的深处。

家山的刨猪汤叙事苍老，苍老至先民的烟火气发韧。但存放在我大脑褶皱里的刨猪汤，则是山村迎元旦、过春节的欢乐序曲。少小离家后，每至冬日，父老乡亲总会念想到异乡的游子。“么爸，回来吃刨猪汤喔，你看哪个时候有空？”这不，前不久侄儿就来了电话。手机里的声音一如其人，平和亲切如小溪，敦实厚重似山石。他那讯息传递的味道，即刻萦绕在我的味蕾上。

兄嫂年迈，侄儿常年在打工，养猪的事在老家几乎搁置。但刨猪汤必须得吃。于是，从漠北归来的侄儿花了6000多元钱，在黑山东麓的娄姓乡邻那里买了一头500斤重的土猪。娄家饲养了好多头吃杂粮和草食的土猪，除自己吃外，其余全当品牌性年猪面向重庆中心城区出售。侄儿那天前脚离开，后脚又跟来买猪的人，要的还是喂养一年以上的土猪。山上，土法养土猪的农户不少。看来，今年他们和我侄儿一样，又过上了胖子年。

吃刨猪汤的天真是个欢喜天。轻盈的瑞雪此时来应景，它们纷纷扬扬，施以妙手便给山坡、田垄、草木、屋舍换上了梨花似的盛装。

一辈子藏不住好事的喜鹊，嘴“喳喳”的，在村口、老屋顶顶顶道喜。冬水田、池塘里，鸭鹅花样游泳，它们时而倒着尾巴将头栽进水里，时而拍起翅膀微波凌步，时而“嘎嘎”“哦哦”呼喊着竞相追逐。

彼时，身着一袭油亮亮黄色裘衣的莽子狗，在田坎上看见我回来的身影，“汪汪”欢叫了两声，便摇摆起翘尾，跑着碎步前来迎接。平时照家看院，它的耳朵像匕首般竖立，警惕着四周的异样反应，并不时发出震慑的响声。我回来，那耳朵则向脑后耷拉起来，一边“嗯嗯”地摇头晃脑撒娇低吟，一边用会说话的水墨蓝双眼皮表白：你好久没回老家了，都快把我想死了哟。

刨猪汤是氲氤起乡村蓬勃、和乐氛围的民俗。它承载着宰年猪、备年货，聚亲朋、睦乡邻，庆丰收、兆来年的意蕴，所以老家无论谁家杀年猪，左邻右舍都会携衣挽袖打帮手。

时下，家庭人丁本来就少，杀年猪更需人帮衬，扎场子。那天，我看到冷三哥领着几个熟悉屠宰活计的身强力壮者，在专门拖猪、宰杀、开水烫皮、刨毛、砍肉、洗肥肠。唐二弟等年轻人吆喝着搭雨棚，搬弄那些笨拙的老式木桌凳。嬢嬢、嫂嫂、小媳妇、兄妹们则抄弄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，切肉、淘菜，做菜、煮饭。我也没把自己当客人，时不时到灶前添柴火，因为火旺煮的刨猪汤味道才鲜香。而罗二爷则主动当起厨师（现场协调人），安排上饭菜，招呼有序入席，中途不停地走桌串席劝酒，伸手行“四季红彤彤”等酒令，以拉升宴席的气氛。就这样，刨猪汤在农家演绎成了一台多声部的大合唱，一部欢乐颂的交响。

乡亲们日子早已由缺吃向有吃，再向吃得好、吃得节制，吃得生态转变。刨猪汤在保持传统风味的时候，对年猪更看重生态型饲养，有的还养黑毛猪作为特色年猪。更

当北国雪花纷飞，南国依旧绿意盎然之时，重庆，以她独特的姿态，静静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冬日篇章。

重庆的冬天，有着别样的万种风情：醉人的巫山红叶在阳光下绚烂，美丽的雪花轻盈地落在竹上；山王坪里藏着森林的生长密码，大山里正升腾着刨猪汤宴的人间烟火……

正是一年好冬景，落雪时节又逢君。春来赏花，冬听雪落。原来，我们一直被时光爱着。

——编者

投稿邮箱：kjwtx@163.com

坐看青竹变琼枝

■谭词发

天渐渐地冷了，时常在想会不会下雪？重庆中心城区一般不会积雪。我首先想到的是武陵仙女山、巫溪红池坝、南川金佛山、城口黄安坝、丰都南天湖。每年重庆的首批次雪，几乎是降落在这些地方，继而降落在朋友圈。我看得最多的是视频里的雪、照片上的雪。

不同的雪景沸腾在朋友圈，又消失在朋友圈。相比落在唐诗里的雪，朋友圈的雪生命周期较短。回望唐朝，疆域辽阔，雪域也辽阔，诗人们在家乡写雪，在旅途写雪，在边关写雪。写深情的雪、孤独的雪、豪迈的雪……飞扬的雪花从广阔的天空飘落大地，从诗人的笔尖飘落纸上，于是有了柳宗元的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，有了岑参的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有了白居易的“夜深知雪重，时间闻竹声”。

唐朝的雪无疑是幸运的。同样幸运的，是我家乡的雪，它时常被我怀念或惦记。

春节前后，家乡都会下雪，似乎每年不落几场雪，天空就对不住大地，雪花就对不住人间的。

降雪的天气是文艺的，雪是冬天的灵感，越是寒冷的时候，越容易激发思想的雪花。凭我的印象，家乡的雪大部分在夜间或早晚开始降临。或许，这些时段更适合构思和抒情。

我喜欢清晨赏雪。起床后推开房门，白皑皑的雪景映入眼帘，淡雅，幽静，宛若一幅巨大的水墨画，画中有山峦、河流、森林，有房舍、犬吠、炊烟。我会走到坝坝里，欣赏童话般的构图和描绘，感受大自然的馈赠。站在雪中，就置入了画境，我会由衷感到惊喜。此刻，我是幸福的，每一片雪花都像我久违的亲人。

壮丽的雪景是天空宏大的书写。在人们的期盼里，天空以大地为纸，以雪花为墨，写远山苍茫，写玉树琼枝，写满院素洁

……那些飞翔的鸟，奔跑的动物，都是多余的，只有静止的事物，才能托举雪花写下的洁净与纯粹。

当然，我也会蓄意破坏雪景。雪天闲来无事，就约上几个伙伴滑冰、滚雪球、堆雪人、打雪仗。我曾和哥哥堆过一个巨大的雪人，我们把雪人放置在路旁，别处的雪都融化了，唯有雪人还陪伴着雪后放晴的村庄，守护着孤独的自己。但毕竟光阴会不停流逝，雪人也会逐渐融化。雪人首先融化的是手臂、鼻子和耳朵，继而头部，是整个身体。我在想，如果雪人也会疼痛，如果融化的雪水是雪人的眼泪，我们的行为是多么残忍。

有时，我也会和伙伴们趁着雪天上山。大部分时间，我们追不到野兔，捕不到野鸡，甚至连麻雀也逮不到一只。我们的乐趣不在结果，而在过程。

离开家乡后，深入雪境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只有春节回到老家，遇上下雪天才会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感。

然而，我不再去堆雪人、滚雪球、打雪仗。我会静静地观雪、赏雪，改变对雪的态度。大雪纷飞的日子，雪落在山川、沟渠，也落在柴垛上；雪落在张三的肩上，李四的背上，也落在父母的头上。雪对万物都是公平的。

我家附近有一片葱郁的竹林，每年下雪的时候，雪落在竹上，为翠绿增添一份圣洁。竹子也会弯下腰来，像一位位谦谦君子欢迎雪花的到来，尽显自然的风雅。我欣赏辽阔的雪景，更欣赏雪与竹完美的结合。

去年回老家过春节，偶遇一场大雪，我和亲朋围炉饮酒、聊天，窗外寒风呼啸，大雪飞扬，树木上、柳树上很快堆积了一层厚厚的雪花。我想起了李白的“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”，也想起了高骈的“六出飞花入户时，坐看青竹变琼枝”。

“坐看青竹变琼枝”，看雪覆盖万物不改冷清高雅，看竹肩负积雪弯而不折。雪之高洁，竹之坚韧，我自愧弗如。

雨中山行

■李秀玲

南川山王坪之行，是被一张绚丽的宣传图片吸引去的。图片是从天空俯拍的初冬的山王坪，一半青翠的柳杉林，一半蜜黄的水杉林，色彩如此泾渭分明，又浑然天成，这样的景色谁都会一眼爱上。

所以，当收到天气预报提示当天有小雨的消息，我仍然背上我的无人机与相机，在黎明时分踏上了旅程。

到了山王坪景区，雨还是一直下着，山中雾气缥缈，仿若仙境。我独自一人沿着指示牌，走向通往望月湖的林中小道。

小雨啪嗒啪嗒，很有节拍地落在树叶和小道上，也有些无声无息地落在我的帽子上，我感受到了雨滴的柔软。

近处的水杉棵棵挺拔、笔直，被雨淋湿的枝干黑得发亮，十米之外的水杉却被雾气笼罩，朦朦胧胧看不真切。我像是进入了一幅宋代的水山画中，循着这小道走向山林深处。

前方一根黝黑、遒劲的枯枝吸引了我的视线，枯枝上缠着几根弯曲、打结的翠绿藤蔓，其中一根藤蔓的最下方，凝着一滴晶莹剔透的雨珠。

我拿出相机，还没对好焦，一阵风轻轻吹来，雨珠散在风中，无影无踪。我知道雨

有敏锐者，从刨猪汤、元旦、春节那些油腻腻的餐桌上洞见出商机，专门种植高山冬季萝卜、莲白等无公害蔬菜以供时需。

的确，带有霜雪、冰晶、露珠、岚气的时蔬，给予人的是别样的新鲜、清香和养分，它们才是肠胃的宠儿。抑或像我这样心馋、眼馋、嘴馋的人，虽免不了大快朵颐，但也得注意清淡调剂。其实，欲望的节制无疑是生命宽度、厚度、长度的最佳实现路径。

说了那么多，还是把镜头拉回来，聚焦一下诱人的刨猪汤菜肴。乡下的刨猪汤菜肴大都土气、粗糙，没有城市厨师的刀法、花样和精致，更谈不上上好的佐料运用，但味道就是惹人垂涎。

我细细观察后发现，秘诀就在食材的“真”“新”“鲜”。山泉的甘冽上，还有做法上的随性、本意、原味、土柴灶的烟火气。一句话，好味道离不开乡亲们那双磋磨泥土和岁月的手。

回锅肉，当是刨猪汤的当家菜。那天庖丁解猪时，只见蔡二嫂两眼直溜溜粘在他那把明晃晃的刀上，嘴嚷嚷催着下料。庖即，她和几个女同胞用火烧猪肉皮，清创我留其上的猪毛；将猪肉煮至七成熟，切成薄片；入锅，旺火炒至出油，待肥肉略呈小勺状，再次第放上适量的盐、辣椒面、豆瓣酱、姜粒、少许白糖与肉混炒至出色；然后，将苕粉粩片，或泡咸菜，或本土鲜辣椒，或用洋葱等，总之以水分不太重的辅材加上蒜苗翻炒入味，即可。如此，方得老家回锅肉的真谛。此刻，我禁不住诱惑，总会忘记“长辈未动筷，晚辈不动口”的老规矩，像小时候那样偷偷尝上两块。

炒猪肝，是刨猪汤的招牌菜。赵大爷说，关键在火候的拿捏。即动作要麻利，否则就会炒成干巴巴的“老木菌”。灶台上，但见他给猪肝拌上些许淀粉后，倒入油锅炒上几铲，再放入略带酸味的泡姜椒炒至猪肝七八分熟，下香葱段即火速起锅。这样的炒猪肝又鲜又嫩，叫人舍不得丢弃。此外，刨猪汤菜肴家族里，还有用鲜橙皮、橙叶、木姜子提味的红烧肥肠、油炸红苕粉酥肉、方竹笋炒肉丝肉片、盐菜烧白、糯米面蒸排骨，等等。

汤菜中，高山炖萝卜汤看似没啥厨艺，但因霜雪冻过的萝卜回甜化渣而颇受青睐。莲白煮红苕苕粉滑肉片，滑肉片温润如玉，入口毋须口舌就直接滑入肠胃。

尽管刨猪汤好吃的菜肴很多，但我还是要推荐血旺汤。“不吃猪血旺，枉吃刨猪汤。”地处四川盆地边缘与云贵高原交汇山区的万盛乡村，历史上的穷苦日子涵养了一方水土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年猪又称旺财，猪血则曰血旺，谐音：希望。加热凝固的猪血切成小块与青菜混煮，起锅放上葱叶，便成为血旺汤。自然，吃进嘴里当是无尽的希望了。

时下，正值乡村大范围宰杀年猪之际。万盛黑山、石林、南天门一带刨猪汤香气格外诱人，席间，乡亲们频频举起酒碗欢呼“干杯”的声音，穿过房瓦，似乎让一座山都给陶醉了。

此情此景，作为在场者的我，也禁不住诵出一首《家山刨猪汤吟》：黑山喜鹊难藏喜，频报老家冬宰忙；近邻迎雪来帮衬，远友随风为跑堂……老大还乡恍如梦，围炉促膝把手举头而挥汗兮，长歌沧桑！

寂静的山林中，铺满落叶与杂草的小道上，只有我轻轻脚步声与平稳的呼吸声。远处似乎有人声传来，等拐过弯，才知道是喇叭里发出的声音。脑子里一下子就冒出了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的诗句。

王维写下的是一千多年前鹿柴山中的空寂清冷，我却在千年之后，在山王坪的山林之中与他生发出相同的感叹。

走到望月湖。稀稀拉拉的三四个游客站在一个栏杆围成的湖边。湖不大，形状像一个弯弯的月亮，湖面上飘满了浅棕色的落叶，雨密密麻麻地落进湖里，一个接一个的小漩涡，荡起一层又一层的涟漪。

迎着细雨我依然前行，沿途仍然是一棵棵或粗或细的水杉陪伴着我，每棵树之间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方寸之地，但彼此又互相依靠，连成一片浩瀚的森林。

人也应当如树，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。走出了林中小道，回到景区的公路上。抬头望天，这个天气无人机飞上去也看不到什么，宣传照片里的一半青翠一半蜜黄又成为了我的遗憾。

不，没有什么遗憾。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”我在山林小道之中，别过大唐的王维，又与北宋的苏轼同行。在瑟瑟细雨中，我读懂了一片森林的生长密码。